

唱作品丛书

双桥会

· 独幕话剧 ·

东人民出版社

演唱作品丛书

• 独幕话剧 •

双 桥 会

董晓华 金敬迈作



人物：长生母——五十多岁。

慧蓮母——五十多岁。

賈站长——五十多岁。

丁大善——六十多岁。

何三成——四十多岁。

张慧蓮——十九岁。

李长生——二十一岁。

時間：一九六二年夏，某日凌晨。

地点：鉄路上一个小車站。

布景：站外。正面台后橫貫着一道竹篱笆，篱笆正中一个大門，上有灯，照出“双桥”二字。門内一片小花圃，养魚池、小假山砌在花丛之中。

台前左右两角，各置有栏杆，上有灯，灯上分別写着“出口”和“入口”字样。

天空几点晨星，疏疏落落。远山剪影，輪廓分明。

幕启：黎明前，一切都在沉睡。灯光微微閃亮，偶而两声鷄鳴报晓。

〔无人。少頃，长生母、慧蓮母同时自大門挤进。

长生母：（同看灯上字，不識，找人）咦！台下人倒不少，
慧蓮

台上連个人影都沒有。（聞声相視）哦！借問一声，这儿是双桥吧？（同窃笑，旁白）原来和我一样，也是个睜眼瞎子，这么大的字都不認識。同志們，你們說，她該多落后，解放十三年，文化也沒学。（看車站，自語）象是車站，还是問站长吧，站长！站长！（大声）有活人沒有？出来一个。

賈站长：（睡在魚池台上）活人？有一个啊！

长生母：在哪儿？
慧蓮

賈站长：（大声）在这儿！

长生母：哦，（旁白）这人嗓門儿可不小。

慧蓮母：（旁白）吓人一大跳。

賈站长：（笑嘻嘻地）跳多高？沒捧着吧？实在对不起，我是怕嗓門小了你們听不到哇，二位就原諒我这一遭好不好？

长生母：（旁白）嘴可挺巧。

慧蓮母：（旁白）賽过百灵鳥。

賈站长：（旁白）听，开始表扬我啦，干脆，再来个自我介绍。（对二人）我是有名的老站长，为旅客服务三十年，准則有两条：一是嘴巧，能把哭的人說笑；二是心好，能帮助旅客把困难克服掉。

长生母：（旁白）这人口气不小。

慧蓮母：（旁白）吹牛有一套。

賈站长：（旁白）咱敢攬磁器，金鋼钻就小不了。

三 人：（旁白）哼！騎驢看唱本，走着瞧。

长生母：这儿是双桥？
慧蓮

賈站长：对。

长生母：火車站？
慧蓮

賈站长：对。

长生母：往东去的火車在这儿停？
慧蓮

賈站长：越說越对！

长生母：噢！（旁白）这人真是有一套，什么他都知
慧蓮

道。（对賈）哎，火車不会忘了在这儿停吧？

賈站长：不会。

长生母：天这么黑它也看得见車站？
慧蓮

賈站长：当然。

长生母：它認識字？
慧蓮

賈站长：那还用說。哦，你們是問誰？

长生母：火車呀！
慧蓮

賈站长：哦，它呀！它不識字，可它停車有准确时
間，（学火車进站声）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嗤

……就这样，一分一秒也不差。

长生
慧蓮母：哦，太好了！它是什么时候来？

賈站长：它？这个……兴许……不一定。

长生
慧蓮母：不一定（疑，旁白）你们听见了吧，他吹了
半天牛，怎么又说不一定啦？昨天慧蓮打电话，是这么说的嘛……

长生母：（旁白）她说她连夜要去听报告……

慧蓮母：（旁白）她说“我不能接你上车站……”

长生母：（旁白）她说“天又黑，路又远，您就在家等着吧，我领他来看您……”

慧蓮母：（旁白）她说“您一定要去接，我也拦不住，车站有站长，您不管问什么，他没个不知道。……”

长生
慧蓮母：（旁白）对，就是这么说的。

长生母：（旁白）我耳没聋，听的清。

慧蓮母：（旁白）我记性好，错不了。

长生
慧蓮母：（旁白）可他……怎么说不一定呢？我看
他呀！说不定是个冒牌货，（问贾）你是个什么站长？

賈站长：什么站长？我自然是賈站长啊？

长生
慧蓮母：哦！（旁白）果然是个假的，亏他还有脸

說：我自然是賈站長啊！算啦！

長生母：我儿子和我一十八年沒見啦。

慧蓮母：我这也是給独生女儿相女婿。

長生母：还是叫个真的出来吧，（同喊）站長！站
慧蓮

長！

賈站長：哎！哎！我在这兒。

長生母：閉住你的嘴！
慧蓮

賈站長：为什么？

長生母：我們叫真站長！
慧蓮

賈站長：我就是真站長。

長生母：你？你到底是真是假？
慧蓮

賈站長：哎，我就是真站長，我姓賈，西貝賈。

長生母：哦！

慧蓮母：那……你怎么不知道火車什么时候来呀？

賈站長：这，要看你們問的是哪次火車嘛！

長生母：这还用說嘛，当然是我儿子坐的那次啦。
慧蓮 女婿

賈站長：哦，你儿子坐的哪次？

長生母：当然啦！

賈站長：你女婿坐的哪次？

慧蓮母：就是嘛！

賈站長：（旁白）口气蛮大，一定是陪外宾来的。

(对二人)是专车吧?

长生母: 什么专车?

慧莲母: 他不是专车, 他是个当兵的。

长生母: 他如今服役期满, 回来团圆。

慧莲母: 他回来安家立业, 要办喜事。

长生母: 咦, 你笑什么? 真的呀! 他叫长生。(二
慧莲

人惊住, 旁白) 咦, 怎么我说什么, 她也说什么?

我接长生, 她也接长生啊? 莫非说, 这是亲家
母到了? 嗯……这可得好好想想, 弄错了该多

难为情啊! 长生
慧莲 给我那信里是怎么说的?

贾站长: (旁白) 闹了半天, 她俩不認識啊!

长生母: (旁白) 嗯, 对! 他是說, 我那对象的媽媽
慧莲 她

就住在这北边张家冲。对, 問問她。(对問)

你是住在北边张家冲? 是啊! 哎呀! 我的亲家
母, 哎呀, 我的好亲家, 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
王庙, 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啦! 沒想到你也来
接长生, 这下子可有伴啦。

贾站长: (旁白) 看, 比認識还亲热。(向二人) 喂!
你們接的是一个人哪?

长生母: 对啦! 我接的丁李长生! (二人惊住) 糟糕!

(旁白) 原来姓不一样, 这可真是乱攀亲戚冒失

到頂啦！这也太丢人啦，装不知道吧！

长生母：（对賈）我接的丁长生。

慧蓮母：（对賈）我接的李长生。

长生
慧蓮母：这下你明白了吧？

賈站长：明白啦。

长生
慧蓮母：什么時間到？

賈站长：这……不知道。

长生
慧蓮母：唉！那你算什么明白啦？

賈站长：我明白，我明白你儿子不是她女婿，你女婿不是她儿子，她儿子不是你女婿，她女婿不是你儿子，对吧？

长生
慧蓮母：（不好意思地）唉，你乱說些什么？

賈站长：总而言之，統而言之，还不是一句話嘛，你俩这亲家認錯啦，不是嘛？啊？

长生
慧蓮母：算啦！算啦！你饒了我吧！我問的是時間！

時間，你知道嘛？

賈站长：可時間不是看你是不是亲家。哦，不說这个啦，这時間要看車次才行啊！車次，車的次數，知道嘛？

长生
慧蓮母：这个呀？知道哇！七百五十六。

賈站长：哦，这次啊，你們怎么不早說呢？

三 人：（旁白）早說，就鬧不了剛才這場笑話啦！

賈站長：七百五十六次是早晨五點三十分到。（看表）還有一會，來吧，這兩邊有椅子，你們二位先躺下睡會吧，車一進站，我就叫你們，保險誤不了。

長生母：謝謝，謝謝！
慧蓮

長生母：你這個同志是熱心。

慧蓮母：不光是嘴巧。

長生母：不客氣的說，和我一樣。

慧蓮母：我也是喜歡幫人忙。

長生母：哎，賈站長！
慧蓮

賈站長：（吓了一跳）怎麼？

長生母：你怎麼夏天還帶口罩？

慧蓮母：是晚上工作感冒了吧？

長生母：我這有藥，（掏出）靈得很。

慧蓮母：我這有水，（拿出水壺）吃點吧？

賈站長：不，不，我已經好啦！（下）

長生母：唉，真是，又欠下一份人情。（對視）哦！
慧蓮

咱倆也該休息一會啦！（下）

〔丁大善帶口罩、帽子。何三成著鐵路員工制服由中門出。〕

丁大善：哼，真是冤家路窄，我丁大善的兒子要回來了，她兒子也要回來。

何三成：嘻，有緣千里來相會，我何三成來接女

婿，她也来接女婿。

丁大善：少开玩笑！你那女婿要回来还隔着东洋大海，她女婿可马上就要到站啦！

何三成：放心吧，亲家。我这次是带着令郎家驹的锦囊妙计来的，只要你把它往桥下一埋，裹一下，嘿嘿，她儿子就回不来啦，你儿子嘛，就通行无阻啦。

丁大善：作梦娶媳妇，光想好事，对共产党来这套，我看吃不开。亲家，咱们最好还是忍气吞声，把仇恨记在心里，笑容摆在脸上，等家驹回来，再给他们来个里应外合、内外夹攻，然后再跟他们展开清算！……

何三成：看你，看你，又把你这套搬出来了。家驹回来有那么容易呀？这牛皮不是吹的，他们这次反攻大陆，要想一帆风顺，那还得靠我们来帮忙。忍气吞声，把一列一列军车都放到大陆沿海去，你还想盼家驹回来呀？黄花菜都凉了。反攻大陆，不知又拖到哪年哪月去啦。

丁大善：你小点声好不好？这儿不是台湾！

何三成：一个老太婆，把你吓成那样。

丁大善：你知道什么，她和我家有十八载血海深仇，她认识我。这地方不该来，全怪你。实在忍不住，要炸也可以，干什么偏把炸药放在这儿！

何三成：不放这放哪？（旁白）老实说，这犯法的东

西，就是放在合法的地方才保險。你們說是不是？

丁大善：快領回來吧，小心點。

何三成：放心吧，我如今是鐵路員工！（旁白）告訴你們，必要的時候，我還可以當一當你們車站的保衛部長，看證件！（欲下）

丁大善：別忘了，把兩包都取出來。

何三成：干什么？

丁大善：雙橋好走，獨木難行，我埋站西，你埋站東！

何三成：用不着！

丁大善：天快亮了，火車馬上就到，我這站西大橋的來不及，還有你在站東大橋等着。

何三成：你那包要來的及，我這包不是白扔了嘛！

丁大善：你怎么光往好里想？我們要想干成功，就得學習共產黨，要兩條腿走路，懂不懂？

何三成：這有什麼難懂？我一出娘胎就用兩條腿走路，難道你還用一條腿走過？

丁大善：唉！這不是指的那個，這是說要雙管齊下，兩頭進攻，來它個東橋不响西橋响。

何三成：（長吁一口氣）哦！懂啦！

丁大善：那就快点吧，我到那邊等你。

何三成：算啦！你就在這等吧，越往暗處藏，越容易被盤查。

丁大善：不見得。

何三成：不见得？这是台湾美国顧問的隱身法宝，
孙悟空钻进別人肚子裡的战术。我看你呀，在
共产党劳改营十三年，新的战术沒学到，什么
鬼馬列主义倒学了不少。（下）

丁大善：鬼馬列主义？（自語地）哼，你瞧不起，我
可是一定要它学到手！（旁白）我是真心誠意要
学，你們笑我？哼！自从十三年前我被斗倒，
我就打心眼里佩服你們，我学了十三年，我也
臥薪尝胆，我也发憤图强，我为了保存自己，
可以十三年如一日，跟你們談脫胎換骨，如今
我为了重建家园，也可以献身階級事业，談一
談階級斗争；用你們的話說，我也要提高警
惕，两手对付两手！（欲下）

长生母：（声）同志，同志！（追出）哎，同志，你怎
么不搭腔？

慧蓮母：（自另一面上）同志，有人叫你。

丁大善：（欲走不得，欲退无路）哦！（拉下帽子，戴好口罩，
避开长生母視線）什么事？

长生母：这七百五十六次車……

慧蓮母：是不是开过去啦？

丁大善：沒有。

长生母：哦，謝謝。（对說）我真睡着了，还作了个
慧蓮 恶梦。

长生母：我梦见有两个坏蛋，想害我儿子回不来！

慧蓮母：我也梦见两个坏蛋，想害我女婿回不来！

长生母：同志，这不会是真的吧？

丁大善：哎，不会的，如今是咱们人民的天下，四海升平，那还有那么胆大的坏蛋敢行凶？有也早改造好了。你们还是再睡会去吧，来了车我去叫你们。

长生母：好，好，谢谢，（对慧蓮母）有他这几句话……

慧蓮母：咱们就放心啦！

长生母：今天竟碰上好人啦！

慧蓮母：是啊！哎，同志！你为什么夏天还戴口罩？是感冒了吧？

丁大善：（支吾地）是呀！感冒啦！

长生母：正好，接受我们一点谢意，把这吃了吧！
灵的很！

慧蓮母：我这儿有水。

丁大善：不！不！我好啦。（欲走）

长生母：（拦住）哎，这可就不对了，瞧不起咱们哪？

慧蓮母：（从另一面拦住）一会说感冒了，一会又好
了 这可不坦白！

长生母：快！来！拿着！

丁大善：（无奈）好！（接过药，走）

慧蓮母：哎！（拦住丁，笑，拿出水壶）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快吃！

丁大善：这……

长生母：快把你那口罩摘下来吧！
慧蓮

丁大善：（欲摘又止住，隐忍地）好啦，我謝謝二位菩薩奶奶，让我自己去吃吧！

长生母：（笑吟吟地）这可不行！
慧蓮

丁大善：（爆发地）你们这不是强人所难嘛？快去睡吧，别麻烦我啦！

长生母：（一怔，旁白）这人真怪，怎么声调这么熟？
慧蓮

长生母：是他……站住！（上前注视）哦！果然是你！
换了衣服，戴上了帽子，还加上了一副箍嘴……

慧蓮母：他是誰？

长生母：丁大善！（见丁欲走）丁剥皮，你敢跑我就喊，这是車站，有的是人。

丁大善：（計上心头，摘下口罩）哦，原来是一家子，
丁家大旺嫂，只怪这天黑，我眼花，再加上一
別十三載，我竟連你大旺嫂也沒認出来。

长生母：可就是再过十三載，我也能从人堆里把你挑出来！

丁大善：那是你大旺嫂眼力好。

长生母：可今天，沒想到这么巧，差点当面錯過去。說，你什么时候从劳改营跑出来的？

丁大善：嫂子誤会了，我过去是有点小錯处……

长生母：小錯处？你……你可說的輕巧！十八年前，不也是这样一个夏天嘛，你縱子行凶，开

腸破肚，殺死了我男人。你忘啦！連他的心肝
五臟……也叫你那頭小狼羔子給煮吃了。

丁大善：那是犬子家駒的罪過，可儿大不由爹娘，
只能記在他的賬上，等他从台灣回來，再好好
算吧！

长生母：你也有罪，十八年前，就在我男人死去的
第二天，死去的大旺，尸骨未寒，三岁的长
生，眼泪未干，你又逼債，你还夺田，你赶我
孤儿寡母去逃荒。这还不算，那一天，也是这
天亮前，对啦，也是在这双桥站，你搶走我那
終身的指望去抵債，把我三岁的儿子卖的很远
很远，讓我們母子活拆散……（掏出半边长命鎖）
看，这就是我那天从他身上搶下来的半面长命
鎖，我……我就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看着它盼
儿盼了整整十八年！

丁大善：唉，說起来，是不該，想起来，是心寒
哪！可这也是剝削制度的存在，决定了我的阶
級意識，我也是在数的难过，身不由己啊！更
何況，一解放，你又請政府把我送去劳改。一
十三載，冤冤相报啊，大旺嫂，如今你旧社会
的牛馬成了主人，我这旧社会的主人成了牛
馬，天翻了身地打了滾，你也該知足了吧？！

长生母：你……你說這話是什么意思？你妒忌？你
眼饞？你一百个看不慣是不是？那我就告訴
你，看不慣的还在后边哪！一十八年，这头上

的太阳月亮不停的轉，偏偏又轉出来这么一天，还是这天亮前，又是这双桥站，我那长生儿子在人民警察的帮助下，又把我找到了。你不是看过我家破人亡嗎？今天我要你开开眼，再看看我家的大团圆！

丁大善：这……太好了！久别又重逢，可算千古佳話，老天爷睜眼！

长生母：什么老天爷，这是人民政府，是共产党，是毛主席，是他老人家的阳光照到了我头上。

丁大善：对！对！这太好啦！（欲走）

长生母：丁大善（对慧蓮母使眼色，慧蓮母下）你 怎么能走呢？你既然不是跑出来的劳改犯，怎么能不和我儿子见见面？他十八年前离家的时候还吃奶哪，如今他可是长大成人啦，参了軍，立了功，还在这找了个对象，眼下又服役期滿回来生产，就要成家立业啦！这都是你一手成全的，他总該当面謝謝你呀？！

丁大善：这……这好嘛，四喜临門，是該看看哪，可大旺嫂，冤家宜解不宜結，还是让我走吧，我劳改十三年，不說脫胎換骨，也掉了几层皮啦。我不愿意在你們团圆之际，勾起你那些伤心的往事啊！（說着，湊近，欲行凶逃走）

何三成：站住！（偕慧蓮母上）什么人？

长生母：同志，是个逃出来的劳改犯！

丁大善：（放了心）那里，同志，我是政府释放的，